

美国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演变

田晋媛 孙 益

摘要:博物馆自18世纪从欧洲引入美国的时候,就开始承担起公众教育的功能。自19世纪到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先后经历了审美功能的提出、与学校教育的联合、审美和教育功能之争、政府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可以及满足公众对多元文化的需要五个发展阶段。这反映了不同历史背景下,公众对博物馆教育提出的不同要求,也体现了政府在博物馆教育功能确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梳理美国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演变,能够更好地认识我国博物馆教育发展的不足,对我国如何开展博物馆教育、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提供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博物馆;教育功能;公共服务;《贝尔蒙报告》

中图分类号: G5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1)05-0013-07

博物馆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早期博物馆功能较为单一,仅是欧洲权贵们储存收藏品的场所。18世纪末,随着欧洲移民涌入美洲,博物馆也在美洲大陆兴起,美国博物馆事业开始发展起来。1773年查尔斯·威尔森·珀尔在费城建立的费城博物馆和1794年南卡罗莱纳州图书馆协会建立的查尔斯顿博物馆是美国较早的2所博物馆。费城博物馆展示珀尔本人的收藏和画作^{[1]37},而查尔斯顿博物馆则展示南卡罗莱纳州当地的自然历史。尽管美国早期博物馆与欧洲博物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美国博物馆却在诞生之初就体现了与欧洲博物馆不同的特征,出现了教育功能的萌芽。

国内学界对美国博物馆教育功能的研究主要围绕当下美国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合作,包括课程设计^[2]、课堂变革^[3]、美术教育^[4]以及合作的演变历程^[5]等;科技手段在美国博物馆教育中的应用,如人工智能^[6]、创客空间^[7]等;也有学者关注到了美国博物馆的公共性,从公共教育氛围^[8]、艺术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智能^[9]等方面展开。可以发现,国内对美国博物馆教育功能的研究多集中于当下博物馆教育功能是如何开展的,较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追溯美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是如何确立的。然而了解这一过程的历史演进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美国博物馆发展较早,梳理美国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历史演变和阶段特征,不仅可以了解不同时期社会和公众对博物馆教育的要求,还可以了解博物馆教育在美国社会教育中的地位,有助于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入认识博物馆教育的意义,以便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在社会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

收稿日期:2021-06-07

作者简介:田晋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孙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教育发展与社会正义”(ICER201908)

一、博物馆审美功能的提出(19世纪70年代)

19世纪初期,大量移民的涌入直接导致了美国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兴起,一种新的、更具“现代性”的生活风尚出现了,从而刺激了博物馆的发展。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给美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工业化生产的普及造就了一大批财富巨头,物质财富的累积也推动了美国博物馆的发展。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博物馆不仅数量大幅度增加,其类型也更加丰富。截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已有数百所博物馆。^[10]此时不仅广泛建立了艺术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①,还诞生了一些主题更加鲜明的博物馆。如皮博迪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哈佛格瑞比较动物学博物馆(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等。^{[11]497-498}到19世纪后半叶,美国博物馆的性质和类型已经日趋明朗。虽然综合类博物馆仍以相当的数量存在着,但一些更加专业的博物馆也开始蓬勃发展,许多学术团体和科学学会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博物馆。在此期间,除了数量的增加和类型的丰富,美国博物馆也开始承担社会教育的责任。

尽管19世纪的美国博物馆在创立之初就已明确了其教育功能,但教育功能的实施方式比较单一,仍然是通过收藏和展览藏品开展的。这就使得博物馆仅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而不是创造知识的场所。克雷明(Lawrence Arthur Clemming)就曾指出,“此时的博物馆,无论多么强烈地反映出教育的呼声,相较于图书馆来说,他们更把自己看作是保存、监护、研究、展示知识的机构,而不是传播、解释和普及知识的机构。它们首先是仓库,其次是工厂,最后才是人民的大学”^{[11]499}。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已经不能满足于来到博物馆仅仅是“走马观花”的浏览。因此,如何为参观者提供更加具体且丰富的教育项目,就成为博物馆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因应这种博物馆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倡导博物馆还应具有审美功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创建于1870年,建设之初就被当成一所教育机构。“其建立博物馆是为了保存和展示艺术品;收集、保存、展示此类作品,并提供美术方面的指导”。^{[11]498}其创办者查尔斯·克拉安·博金斯(Charles Crane Perkins)在1870年为美国社会科学协会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博物馆有教育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即:一方面通过提高公众的品位来改善他们的道德观,另一方面改进工艺品的设计——如果两者能意外结合起来就是典型完美的晚期美国维多利亚主义。^{[11]498}由此看出,此时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管理者看到了博物馆可以通过为公众提供美术教育提升公众审美品位和道德修养。审美功能的提出,不仅是博物馆功能的具体化,也是博物馆对公众教育诉求的回应。

二、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联合的开始(19世纪末20世纪初)

20世纪初,很多博物馆工作者开始重新思考博物馆与教育的关系。博物馆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机构?博物馆与学校教育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大家各抒己见,对博物馆与学校教育之间的

① 艺术博物馆,如费城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波士顿美术博物馆(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科学博物馆,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Museum)、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安娜·比林斯·加鲁普(Anna Billings Gallup)在担任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馆长期间,对儿童博物馆教育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她强调:童年和青年期的核心就是行动。基于此,儿童博物馆的目标应该是“理解儿童的喜好和兴趣,向其提供学校和家庭无法给予的帮助和机会”^[12]。在她看来,儿童博物馆不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替代品,而是与学校课程相关的课外教育方式,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补充。

卡罗琳·莫斯·利亚(Carolyn Morse Rea)作为早期的博物馆教育者,探讨了博物馆、图书馆与公立学校之间的关系。她指出,“今天的博物馆几乎仍然没有被我们视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要素,只有少数几位开创者意识到博物馆蕴藏的各种可能性”^{[13]165}。她认为博物馆应该在调动参观者积极性的基础上发挥其使用价值,鼓励博物馆将“一些小型可外借展览品装在便携式展柜里”^{[13]165},送到附近的公立学校,供学生观察学习,作为对一次性参观博物馆经历的补充。

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是19世纪末的生物学家、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公立博物馆教育价值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在探讨博物馆与教育的关系时,应该分为以下几种:小学和中学中的博物馆、职业技术学院里的博物馆、大学里的博物馆、教育中的公立博物馆。^{[13]174}他对于不同层次学校中的博物馆教育分别做出了规划,提出创办“学校博物馆”来收藏教学用具,将博物馆作为永远的教育中心,与附近所有的教育机构保持联系,这对公立中小学校的科学教育非常有益。

约翰·科顿·达纳(John Cotton Dana)认为博物馆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手段,应该积极开展馆校合作。“为学校准备一些单独和成套的物品,并且聘请教员准备好正确使用这些物品的文字说明、宣传页、幻灯片,然后按照学校方面的要求出借这些物品(当然是完全准备妥当的),让学校的教学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也让学生更加有效地学到更广泛的知识。”^{[14]52}同时,达纳还提出,如果学校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校内放置一些大型或小型的藏品展,配以完整的文字说明,并根据使用情况和环境要求及时更换。^{[1]48}

综上,可以看出此时的博物馆工作者在思考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时,都看到了博物馆教育作为校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直观性和丰富性。因此,无论是在校内建立博物馆,还是将博物馆中的展品送到学校供学生参观学习,其核心都是让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让博物馆的展品可以在学校教育中发挥作用,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

三、审美和教育功能之争(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初,大多数博物馆已经认同自身的教育功能,但在博物馆教育角色的定位上依然不明确,对于博物馆到底应该侧重于知识的传播还是审美产生了争议。针对博物馆的角色定位,存在着两种争论:一种是以本杰明·艾弗斯·吉尔曼(Benjamin Ives Gilman)为代表的“艺术性博物馆”论,另一种是以乔治·布朗·古德(George Brown Goode)为代表的“教育性博物馆”论。这两种观点的交锋在吉尔曼的《博物馆目标和方法的理想》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吉尔曼首先陈述并总结了古德对“教育性博物馆”(又可理解为传播知识的博物馆)的理解。古德对“教育性博物馆”的理解是“一座高效的教育性博物馆可以被形容为富有教育意义的文字说明的集合,每一条文字说明配有一个精心挑选的标本。”^{[15]77}吉尔曼对古德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古德的观点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博物馆,尤其不适用于主要收藏美术作品的艺术博物馆。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艺术博物馆中，究竟是文字说明比展品更重要，还是展品比文字说明更重要？精美的艺术博物馆究竟是一个教育机构还是一个艺术机构？

吉尔曼认为，艺术博物馆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教育而是审美。所谓的艺术博物馆不是一个将艺术作为教学资料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有着教育用途和需要的艺术机构。^{[16]48} 吉尔曼的这种判断主要是基于他对藏品有着不同的认知。在他看来，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其价值也是十分独特的。相反，自然、历史、科学博物馆的藏品具有普遍性。他指出，“物品的艺术特性属于前者，教育价值属于后者”^{[15]81}。在他看来，艺术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知识”，要想理解这种知识，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天赋、想象力以及抽象思维，这种知识不具有普适性。教育的核心是传播知识和技能，只要方法适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改变思维和行动习惯，塑造个性。

与此相反，“教育性博物馆”的支持者认为，教育是博物馆的根本角色。博物馆应该是一个学习的场所，它有义务向公众传播与生活相关的科学知识，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艺术体验。除了古德，达纳也是“教育性博物馆”论的拥护者。^{[13]140} 达纳认为，博物馆应该承担教育公众的责任，为不同的公众提供不同的教育服务，激发观众的兴趣，使其获得愉悦和知识。^[17] 他写道：“让那些愿意而且有时间偶尔参观博物馆的人得到快乐，并随时让他们产生兴趣，给他们传播一点知识”。^{[14]52} 这是达纳对博物馆功能的精辟理解。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积极推进馆校合作、宣传博物馆教育资源、建议博物馆与图书馆合作等，让博物馆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育功能。

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博物馆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的争论，体现了博物馆工作者对博物馆功能的进一步探索。但实际上，无论是艺术博物馆还是教育性博物馆，其根本性质都离不开教育，归根到底只是教育内容的不同，一方侧重美学教育，一方侧重知识教育，两者的争论促进了公众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进一步肯定。

四、政府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肯定(20世纪40—60年代)

到了20世纪中期，尽管博物馆已经在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博物馆此时的处境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由于公众对知识的渴望，美国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博物馆年参观人数上升至3亿人^{[18]4134}，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以及学校教育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博物馆面临着财政危机，这使得其不得不缩减公共服务项目。但矛盾的是，如果观众减少，博物馆的财政收入又会下降。这种艰难的处境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1967年6月20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给当时的联邦艺术与人文基金会的普利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评估，分别是：美国博物馆的现状是什么？美国博物馆未得到满足的需求是什么？博物馆与其他教育与文化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美国教育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帮助下，美国博物馆协会于1968年5月21日完成了美国博物馆史上里程碑性质的报告——《美国博物馆：贝尔蒙报告》(以下简称《贝尔蒙报告》)。

在《贝尔蒙报告》发表之前，虽然博物馆内部对其教育功能已经心照不宣，但这种教育角色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定。一方面，博物馆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不属于传统的学校教育的范畴，其很多教育活动也和学校教育相差甚远。另一方面，博物馆并不是严格的教育机构，很多观众都是抱着娱乐

休闲的目的来参观，学习的过程是潜移默化地发生的，而且博物馆不像学校一样颁发文凭，所以不能识其为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机构。^{[19]31}

《贝尔蒙报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明确了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的角色定位：“本报告目的之一就是提醒联邦政府，博物馆实际上就是教育机构”。^{[18]41144}这是因为博物馆具有两大特性：“知识的提升与传播”和“为人们带来愉悦”。而“知识的提升与传播”实际上就是教育的本质；“愉悦”是对博物馆教育特点的定位和总结。^{[18]41134}学校教育依然是最根本、最普遍的教育方式，但博物馆教育却能在激发儿童兴趣、开展实物教学等方面做得更好。

《贝尔蒙报告》对美国博物馆发展做出两大贡献：一是为美国博物馆争取到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二是为博物馆争取到政策的支持。在财政方面，《贝尔蒙报告》总结了美国博物馆最应优先解决的十大需求，而所有需求都直指教育经费，要求联邦政府给予财政支持。在政策方面，《贝尔蒙报告》建议制定完善的政策和机制，保障对博物馆的财政支持。例如联邦政府应该承认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与大学、中学、小学以及研究生教育机构存在正式的合作关系；修改现行的法律法规，消除歧视博物馆的条款；等等。

五、满足公众对多元文化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以后)

《贝尔蒙报告》公布之后，得到了联邦政府和社会人士的赞同和支持，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开始获得相关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到了20世纪70年代，博物馆工作者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面对如此丰富的藏品资源和财政支持，博物馆如何在社会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如何让更多的人都能享用这些资源？这些成为博物馆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984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并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新世纪的博物馆》(*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16]18}与《贝尔蒙报告》不同的是，这份报告不是对未来具体需求的陈述，而是对新世纪来临之际的美国博物馆的评估。它更多地关注博物馆的目的、博物馆对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博物馆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贡献；更多地思考博物馆拥有什么，博物馆能提供什么。^[20]这份报告明确了博物馆教育的基本原则，对未来的行动提出了建议。

20世纪后期，随着对如何更大程度地满足和丰富公众的博物馆体验、如何更好地履行服务大众的职责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人们普遍认为，面对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博物馆在文化的阐释上应该具有更多的机会和自由。美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教育专责部门于1991年发表了关于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报告——《卓越与公平：博物馆教育功能与公众服务》(*Excellence and Equity: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这份报告首先提到了教育应该作为博物馆公共服务的核心，明确指出“这一点必须清晰地体现在博物馆的每一项工作中，并在每个博物馆的目标宣言中明确地表达出来”^[21]。也就是说，博物馆的所有工作、所有岗位、所有活动，都要体现其教育功能，其存在都要体现教育目的。另外，博物馆必须更具包容性，这也是“公平”的内涵。面对更加多元的文化，博物馆向公众表达的价值和观点也不应该是单一的，不能仅代表某一阶级的价值观，而是应尽可能地满足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人群等的需求。^{[19]40-41}这份报告将博物馆教育的对象扩大化，使博物馆的主要目标人群不仅指向中小學生，而是指向社会全体公众，这也是公平性的体现。该报告为未来博物

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六、总结

博物馆作为一个基于“物证”的社会机构，教育是其最核心理念和社会角色，已经成为其根本所在。20世纪是博物馆教育功能逐渐形成和不断演变的关键时期。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演进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以藏品为中心”到“以公众服务为中心”。早先博物馆的功能还比较单一，仅仅是作为藏品的存储机构。随着功能的丰富，尤其是审美功能的提出、审美和教育功能之争，体现了博物馆由藏品向公共服务的转变。早期的美国博物馆“很少在吸引并留住参观者的注意力方面做出努力，也很少通过布展或文字说明来向参观者介绍科学家们对展品进行研究后得出的一些知识”^{[13]246}，在策展上较为随意，展品布置也比较凌乱，只做到了让观众“看到了”展品，而不关注观众通过展品“学到了”什么。

随着公众对博物馆资金支持的增加，美国博物馆开始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更好地为公众服务。首先，博物馆教育目的具体化，将教育目的聚焦于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平。其次，博物馆也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展品进行思考，如相比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本”，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品在向观众传递信息时有何不同？博物馆究竟应侧重于教育还是审美？正是这种基于公众角度的思考，使得美国博物馆更加重视观众研究和评估，强调观众的参与性，给观众提供更多探索和操纵展品的机会，为观众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项目，使观众从被动的教育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教育参与者。

第二，从“博物馆内教育”到“博物馆外教育”。早期的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主要局限在博物馆内，观众来参观博物馆，根据讲解员或展品指示牌了解展品信息。随着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展，其教育对象不再局限于现场的观众，教育地点也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内，而是让博物馆故事“走出”博物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合作。博物馆将展品通过外借或者在学校举行小型展览的方式，让学生在校园即可参观展品。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让这些展品“走出”博物馆，“走进”学校，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还能让博物馆教育突破空间束缚，让更多的人参观到展品。除了让展品“走出”博物馆，博物馆也通过发布各种出版物，如导览手册、年度报告、学校配套资料、电子媒介等，将其展品信息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输送给观众。它们犹如博物馆的长期形象大使，拓展博物馆的阐释，以考虑周全和构思缜密的方式，将博物馆教育带出博物馆，带给广大公众。

第三，从“默默无闻的教育场所”到“政府认可的教育机构”。博物馆教育无论是从教育环境、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式上都与传统的学校教育有很大不同。因此，早期的博物馆虽然也开展教育活动，并被公众和相关领域的思想家们认为具有教育功能，但其作为教育机构的身份并未得到政府当局的承认。随着博物馆在教育领域不断地取得成绩，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贝尔蒙报告》的出台，标志着政府对博物馆教育角色的肯定，美国博物馆从此开始接受联邦政府的相应资助。有了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博物馆可谓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在政府的引领下，美国博物馆开始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思考博物馆教育的发展方向。比如，如何保障博物馆教育的公平和质量？如何满足多元文化的需要？等等。未来博物馆也将承担更多的社会教育职责和文化使命。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博物馆教育角色的重要性，并开始为此做出努力。2020年，教育部

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育的意见》，要求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积极开展馆校合作，开发博物馆系列活动课程等。这说明我国已经认识到，博物馆教育在实现博物馆承担的社会责任上有着无法取代的作用，应对博物馆这一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虽然美国的教育体系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但美国博物馆教育的发展历程，仍能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启发和参考。

参考文献：

- [1] Hein, George E. *Progressive Museum Practice : John Dewey and Democracy*[M]. Left Coast Press, 2012.
- [2] 杨情玲, 林长春, 王俊民. 美国博物馆学校的课程设计与启示——以 NAMS 的 K-5 课程为例[J].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2020, 5(3): 17-27+99-100.
- [3] 黄燕. 从博物馆教育到课堂变革——美国盖蒂博物馆的教育探索及启示[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7(11): 28-34.
- [4] 陈琼. 学校美术教育与博物馆教育合作的教学探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 [5] 李君, 隗峰. 美国博物馆与中小学合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2(5): 19-23.
- [6] 李珂珂. 人工智能时代美国博物馆展览与公共教育公众参与模式研究[J]. *艺术教育*, 2020(3): 227-230.
- [7] 陈晓, 鲍贤清. 匹兹堡儿童博物馆“创客空间”网络: 将创客空间学习方式辐射到更多的学校[J]. *上海教育*, 2019(11): 15-17.
- [8] 刘疏影. 在公共性中创建独特的教育氛围[D].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2016.
- [9] 陈刚. 以美国盖蒂博物馆为例探讨地方美术馆的公共教育职能[J]. *美术教育研究*, 2016(3): 49+51.
- [10] 劳伦斯·阿瑟·克雷明. 学校的变革[M]. 单中惠, 马晓斌, 译.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3: 499.
- [11] 劳伦斯·A. 克雷明. 美国教育史: 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M]. 朱旭东, 王保星, 张驰, 等,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12] Anna Billings Gallup. *The Children's Museum as an Educator*[J].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908, 72(4): 371-379.
- [13] Hugh H Genoways, Mary Anne Andrel. *Museum Origins: Reading in Early Museum History and Philosophy*[M].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8.
- [14] John Cotton Dana. *The New Museum Series*, no. 1[M]. Woodstock Vermont: The Elm Tree Press, 1917.
- [15] Benjamin Ives Gilman. *Museum Ideals of Purpose and Method*[M]. MA: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18.
- [16] George E. Hein. *Learning in the Museum*[M]. Taylor and Francis, 2002.
- [17] George E. Hein. *Progressive Museum Practice : John Dewey and Democracy*[M]. Left Coast Press, 2012: 48.
- [18] *Congressional Record 91st Congress 2nd Session*[R].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1970.
- [19] 段炼. 从二十世纪美国博物馆教育理念看博物馆教育角色的演变[D]. 长沙: 中南大学, 2012.
- [20]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 [R].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Press, 1984: 2.
- [21] *Excellence and Equity: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R].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Press, 1991: 5.

(责任编辑 陈海娃)

ABSTRACT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American Playground Movement over a Century

(WEI Panpan & ZHANG Binxian)

Page 4

Abstract: The playground movement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had great impact on social change and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movement, American scholars have been studying it from different points and facets.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search on this movement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ample materials,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studies on the movem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erms of explanatory paths and concerned subjects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although the study of playground movement has reached a quite mature level which means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fruitful, including some classic masterpiec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gradually changes and deepens;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updated and expand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huge room for further research; break through the research path of exploring individual cases and grasp the overall process of the movement;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important figures; increase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Playground Association of America.

Key words: The American Playground Movement; Playground Association of America; Research History; pluralistic

(Proofreader: SUN Bi)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Museum in American: A Overall History

(TIAN Jinyuan & SUN Yi)

Page 13

Abstract: Museums has taken responsibilities of social education since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Europe in the 18th century.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American museums had gone through serious evolution, including five development stages: the proposal of aesthetic function, the union with school education, the dispute between aesthetic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s, the recogni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museums and satisfied the multicultural need of public. It reflected the public raised different demands to museum education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show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building the museum educational function. By sor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educational function, it helps to recognize the drawback and inspire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Chinese museum educational function.

Key words: museum; educational function; public service; *Belmont Report*

(Proofreader: SUN Bi)

The Origins of Children Services in Boston Public Library (1852-1896)

(YAN Mengqi & SUN Yi)

Page 20

Abstract: Children services in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refer to various measures designed and used for children to receive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thinking ability, including providing appropriate and beneficial books, setting up special reading room and arranging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children's services ar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of this social institution. Boston Public Library is a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children's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limiting children to setting up a special children's room, Boston Public Library has made active efforts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social concepts, which has provided rich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 in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